

## 大田（前路）話在閩語中的位置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九龍 達之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

### 摘要

大田位於福建中部，是閩南區、閩中區和閩東區交界的地方。當地的前路話（大田話）長期被視為一種「邊緣性」閩南語。本文從（a）韻母、聲調的歸併、（b）對應的不規則和（c）特徵詞三方面入手，通過大量比較，指出大田話至少有兩個底層，分別來源於閩中語和閩東語。大田話之所以和沿海閩南語存在著較大差異，是由於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接著我們探討大田話在閩南區內的位置。出乎意料的是，大田話在譜系樹中的位置比泉州話更接近漳州話。換言之，大田話很可能是漳州話的一支。這個個案告訴我們：兩支共時差異相當大的方言，它們分支的時間不一定很久遠。

**關鍵詞：**大田話、閩語、語言接觸、底層、譜系樹

### 1. 背景

在處理漢語方言系屬的時候，常常會碰到所謂「搭界方言」的問題，即一種方言同時兼具周邊兩種或以上方言的特點。那些特點，既可以是音韻上的、詞彙上的、語法上的，也可以是三者之間的不同組合。「搭界方言」的形成，對於歷史語言學、接觸語言學等領域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值得大書特書。以往相關的研究固然給予了我們許多寶貴的啟發，<sup>1</sup>但完整的、系統的、從嚴格歷史語言學角度出發的比較研究還是不多見。本文的討論對象，是糅合了幾種閩語方言成分的大田（前路）話。事實上，像大田話這類個案在漢語方言中並不特別少見。本文採用的分析方法，或多或少也適用於處理其他「搭界方言」。

大田縣位於福建省中部。當地的語言環境非常複雜。據陳章太、李如龍（1991）<sup>[7]</sup>的介紹，縣內流行的漢語方言至少有前路話（也稱作大田話或城關話）、後路話、閩南話（舊稱下府話）、桃源話和客家話五種。除客家話外，其餘四種皆屬閩語，但彼此之間的距離較遠，甚至完全不能通話（如前路話和後路

<sup>1</sup> 對於「搭界方言」，語言學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察角度。一種是從歷史比較的角度出發討論該方言的系屬問題，如羅杰瑞（Norman 1982）<sup>[1]</sup> 和張雙慶、萬波（1996）<sup>[2]</sup> 之於邵武話，林德威（Branner 1999<sup>[3]</sup>, 2000<sup>[4]</sup>）之於龍岩話；第二種是採用語言地理學的方法，標示不同來源的語言成分在過渡地帶的分布。岩田礼（1982）<sup>[5]</sup> 和史皓元等（2006）<sup>[6]</sup> 即屬此類。

話)。

前路話（為簡便起見，以下直接稱為「大田話」）分布在城關、紅湖、謝洋、武陵等鄉，是大田最具代表性的方言。最早留意到它的系屬問題的，是潘茂鼎等 (1963)<sup>[8]</sup>。他們把大田話劃歸閩南區，但未作具體說明。在潘茂鼎等 (1963)<sup>[8]</sup> 的基礎上，張振興 (1985)<sup>[9]</sup> 把大田話劃歸閩語閩南區的大田片，<sup>2</sup>認為大田片和泉州片（含廈門話）、潮汕片（含潮陽話）鼎足而三，在閩南區中具同等地位。文中指出（張振興 1985:178）<sup>[9]</sup>：大田話只有 /-ŋ/ 和 /-ʔ/ 兩個輔音韻尾，如「深」、「親」、「清」皆唸 /tsʰenŋ/, 「雜」唸 /tsaʔ/, 「失」唸 /seʔ/ 等，與泉州片有 /-m/、/-n/、/-ŋ/、/-p/、/-t/、/-k/、/-ʔ/ 七個輔音韻尾，以及潮汕片有 /-m/、/-ŋ/、/-p/、/-k/、/-ʔ/ 五個輔音韻尾的情況不同，反而和鄰近的閩東語接近。侯精一主編 (2002: 240-1)<sup>[11]</sup> 認為大田、尤溪兩縣處於閩東，閩南和閩中三區之間，「帶有明顯的小片過渡區性質」。書中把大田城關歸入閩南方言的北片（以泉州話為代表），把大田廣平、建設等歸入「過渡區」的西片、大田中部則歸入「過渡區」的南片。

有三篇以計量作為手段、試圖說明各種閩語方言之間關係的文章，都牽涉到大田話。陸致極 (1986)<sup>[12]</sup> 的立論基礎是一百七十個能反映各方言聲、韻、調差異的單字音；鄭錦全 (Cheng 1999)<sup>[13]</sup> 關注方言彼此的溝通度；林天送、范瑩 (2010)<sup>[14]</sup> 則以斯瓦迪什 (Swadesh) 的核心詞作為比較的標準。他們得出的結果都一致地顯示：大田處於閩南區的邊陲地帶，和泉州、漳州、廈門等「核心閩南語」的距離都比較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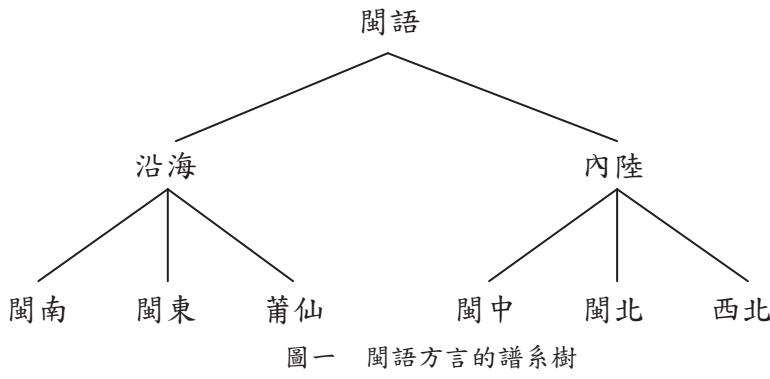
本文觀察大田話的方式和前述論文並不完全一樣。一方面我們會放棄中古音框架，<sup>3</sup>直接從閩語發展史的角度入手，說明大田話毫無疑問屬沿海閩語中的閩南語；另一方面通過方言內部的比較，指出它有兩個分別來源於閩東語和閩中語的底層 (substrata)。這點可以從韻母和調類的合併 (merger)、對應的不規則 (irregularity)、以及共享的特徵詞等幾方面體現出來。由於受到底層的影響，大田話的音韻格局有別於廈門話、龍岩話、潮陽話等其他閩南語方言。

## 2. 大田話的系屬問題

學者（張振興 1985: 177<sup>[9]</sup>; Norman 1991b: 349-55<sup>[18]</sup>; Branner 2000: 43<sup>[4]</sup>; 侯精一主編 2002: 216-8<sup>[11]</sup>）一般都同意：閩語可以分為「沿海閩語」(Coastal Min) 和「內陸閩語」(Inland Min) 兩大支。沿海閩語可以進一步分為閩南、閩東和莆仙，內陸閩語則可以分為閩中、閩北和西北（或稱為「邵將」）幾種，如圖一所示：

<sup>2</sup> 這種劃分方法為《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1987）<sup>[10]</sup> 所本。

<sup>3</sup> 閩語從主流漢語支出的時間肯定相當早：丁邦新 (Ting 1983)<sup>[15]</sup> 認為在兩漢，韓哲夫 (Handel 2010)<sup>[16]</sup> 更進一步把年代推到上古以前。在這種情況下，使用中古音框架去描述原始閩語的後代 ---- 閩南語 ---- 聲韻的分合，只能說是為了稱呼上的便利，對於增加古音的認識可能沒太大幫助。正如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288)<sup>[17]</sup> 所指出：「《切韻》的基礎方言或中古北方通語和現代閩語之間的關係應該說十分疏遠。」他們建議：「首先要做的是閩語方言之間的比較，然後再和《切韻》等古代音系比較。」



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最大的差異在於原始閩語  $**lh-$  的表現上。<sup>4</sup>對於  $**lh-$  的來源到底是什麼，學者頗有不同的意見。<sup>5</sup>但無論如何， $**lh-$  和  $**l-$  分立肯定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現象。屬  $**lh-$  聲母的詞，今天沿海閩語讀為 /l-/，內陸閩語讀為 /s-/ 或 /ʃ-/：<sup>6</sup>

表一 原始閩語  $**lh-$  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反映

沿海閩語			內陸閩語		
大田	廈門	福州	建陽	永安	將樂
籬	lua <sup>2</sup>	lua <sup>2</sup>	lai <sup>2</sup>	sue <sup>2</sup>	suo <sup>2</sup>
螺	lue <sup>2</sup>	le <sup>2</sup>	løy <sup>2</sup>	sui <sup>2</sup>	syæ <sup>7</sup>
聾	lanj <sup>2</sup>	lanj <sup>2</sup>	løyŋ <sup>2</sup>	sonj <sup>2</sup>	sunj <sup>7</sup>
笠	le <sup>4</sup>	lue? <sup>8</sup>	la? <sup>8</sup>	se <sup>8</sup>	syé <sup>4</sup>

大田把「籬」、「螺」、「聾」等原始閩語唸  $**lh-$  的詞讀成 /l-/，其表現和屬沿海閩語的廈門、福州一樣，和屬內陸閩語的建陽、永安等不同。這一點已足以說明大田話屬沿海閩語的一員。

接下來的問題是：究竟大田話是閩南語中的哪一種？莆田語只流行於莆田、仙游兩地，和大田相距超過一百公里，基本上可以馬上排除。至於閩東和閩南的分野，可以參考以下兩種音變：(一) 接口元音的鼻音聲母  $**m-$ 、 $**n-$ 、 $**ní-$ 、 $**ŋ-$  等有沒有發生去鼻音化 (denasalization)？(二) 濁塞擦音聲母  $**dz-$ 、 $**dž-$  等有沒有發生擦化？

先談第一種音變。接口元音的鼻音聲母  $**m-$ 、 $**n-$ 、 $**ní-$ 、 $**ŋ-$  等在閩南語中都經歷了程度不一的去鼻音化，即  $**m- > b$ ； $**n- > l$ ； $**ní- > l$  或  $dz-$ ；

<sup>4</sup> 原始閩語 (Proto-Min, 表中簡稱「PM」) 主要參照羅杰瑞 (Norman 1973<sup>[19]</sup>, 1974<sup>[20]</sup>, 1981<sup>[21]</sup>) 的系統，其形式一律標上「\*\*」號，以別於原始閩南語 (其擬構形式會標上「\*」號)。

<sup>5</sup> 例如羅杰瑞 (2005)<sup>[22]</sup> 認為  $**lh-$  的源頭很可能是  $**kl-$  等複輔音聲母；許家平 (Ostapirat 2011)<sup>[23]</sup> 認為是  $**k-r$ ；秋谷裕幸 (2011)<sup>[24]</sup> 則改擬為  $**r-$  (大多數) 和  $**ʃ-$  (少數)。注意羅杰瑞和許家平都是以少數民族語言 (包括壯侗語和苗瑤語) 的漢語借詞作為立論的主要依據。閩語和少數民族語言接觸，肯定不是晚近發生的。

<sup>6</sup> 本文的語料，將樂一點取自陳章太、李如龍 (1991)<sup>[7]</sup>，漳平一點則採自張振興 (1992)<sup>[25]</sup>，其餘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張雙慶教授主持的研究計劃 CUHK 4001/02H 提供，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在比較的時候，我們也會參考陳章太、李如龍 (1991)<sup>[7]</sup> 對大田話的描述。聲調標示的方法：1-陰平；2-陽平；3-陰上；4-陽上；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

$**\eta$ - > /g- 或 /h- 等 (參看 Lien 2000<sup>[26]</sup> 及其徵引文獻的介紹)。這些聲母在閩東語中都保留著鼻音成分。從表二中可以看到，大田話把「磨」讀為 /b-/、把「南」讀為 /l-/、把「牛」讀為 /g-/，和閩南語的走向一致：

表二 原始閩語的鼻音聲母在閩南語和閩東語中的反映

	閩南語					閩東語
	PM	大田	廈門	潮陽	福州	尤溪
磨	**m	bua <sup>2</sup>	bua <sup>2</sup>	bua <sup>2</sup>	muai <sup>2</sup>	mia <sup>2</sup>
南	**n	laŋ <sup>2</sup>	lam <sup>2</sup>	(nam <sup>2</sup> )	naj <sup>2</sup>	naj <sup>2</sup>
日	**ní	leʔ <sup>8</sup>	lit <sup>8</sup>	zik <sup>8</sup>	niʔ <sup>8</sup>	nie <sup>1</sup>
牛	**ŋ	gu <sup>2</sup>	gu <sup>2</sup>	gu <sup>2</sup>	ŋu <sup>2</sup>	ŋu <sup>2</sup>
耳	**ŋh	hir <sup>4</sup>	hi <sup>6</sup>	hī <sup>4</sup>	ŋei <sup>6</sup>	ŋi <sup>6</sup>

此外，我們也需要留意原始閩語濁塞擦音聲母 \*\*dz-、\*\*dž- 等的表現 (Norman 1991b:353<sup>[18]</sup>; Branner 1999:40-4<sup>[3]</sup>)。閩南語一般會把屬於這些聲母的詞讀成 /ts-/，閩東語則發生擦化，把相關的詞讀成 /s-/。表三列出的四個詞，在大田話中一律讀為 /ts-/：

表三 原始閩語的濁塞擦音聲母在閩南和閩東中的反映

	閩南語					閩東語
	PM	大田	廈門	潮陽	福州	尤溪
晴	**dz	tsã <sup>2</sup>	tsĩ <sup>2</sup>	tsẽ <sup>2</sup>	saj <sup>2</sup>	sã <sup>2</sup>
坐	**dz	tse <sup>4</sup>	tse <sup>6</sup>	tso <sup>4</sup>	sɔy <sup>6</sup>	sø <sup>6</sup>
石	**dž	tsꝝ <sup>4</sup>	tsioʔ <sup>8</sup>	tsioʔ <sup>8</sup>	suoʔ <sup>8</sup>	sø <sup>1</sup>
蛇	**-dž	tsua <sup>2</sup>	tsua <sup>2</sup>	tsua <sup>2</sup>	sie <sup>2</sup>	sia <sup>2</sup>

情況已經相當清楚了。大田話就像大部分閩南語方言一樣，參與了「去鼻音化」，但沒有經歷「擦化」。由此可以推斷：大田話屬於閩南語的一員。

### 3. 大田話的非閩南語成分

由於地緣關係，大田話一直受到閩中語和閩東語的影響。事實上，大田話中許多難以從原始閩南語的角度加以解釋的音變和詞彙更替，<sup>7</sup>都可以在閩中語或閩東語中找到源頭。這也使大田話在閩南語中顯得別樹一幟。

<sup>7</sup> 原始閩南語 (Proto-Southern-Min, 表中簡稱「PSM」) 是指現代所有閩南語方言的共同祖先。本文的原始閩南語系統由筆者自己擬構，尚未正式發表。

下文會從韻母和調類的合併（第 3.1 節）、對應的不規則（第 3.2 節）和特徵詞（第 3.3 節）三方面入手，探討大田話的非閩南語成分。這些成分怎麼樣進入大田話中？我們會在第 3.4 節裡交代。

### 3.1 韵母和調類合併

大田話的韻母只有三十六個，比一般閩南語方言都要少得多（廈門六十七個、龍岩六十三個、潮陽九十個），這是因為大田話的韻母經歷過大規模的合併（當中包括最明顯的輔音韻尾合併）。許多原始閩南語的區分，在大田話中都蕩然無存。另一方面，大田話有七個調，數目雖然和其他閩南語相若，但原來的第 6 調已經消失了：部分詞轉到第 1 調，部分則轉到第 5 調。通過比較，我們認為上述部分合併和鄰近的閩東語或閩中語有關。

#### 3.1.1 原始閩南語 \*a、\*e 的合併

原始閩南語的 \*a 韵（< 原始閩語 \*\*au 韵）和 \*e 韵（< 原始閩語的 \*\*a 韵）在絕大部分現代閩南語方言中仍判然有別。其中一個例外是大田話。<sup>8</sup>它把這兩個韻的詞都讀成 /-a/。參看表四：

表四 原始閩南語 \*a 韵和 \*e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sup>9</sup>	尤溪	
早	*a	tsa <sup>3</sup>					
飽	*a	pa <sup>3</sup>					
咬	*a	ka <sup>3</sup>	ka <sup>6</sup>	ka <sup>6</sup>	ka <sup>4</sup>	ka <sup>6</sup>	ka <sup>6</sup>
爬	*e	pa <sup>2</sup>	pe <sup>2</sup>	pe <sup>2</sup>	pe <sup>2</sup>	pa <sup>2</sup>	pa <sup>2</sup>
茶	*e	ta <sup>2</sup>	te <sup>2</sup>	tie <sup>2</sup>	te <sup>2</sup>	ta <sup>2</sup>	ta <sup>2</sup>
蝦	*e	ha <sup>2</sup>	he <sup>2</sup>	hie <sup>2</sup>	he <sup>2</sup>	xa <sup>2</sup>	ha <sup>2</sup>

我們用了兩種方框代表韻母不同的合併方向（下仿此）。無論是福建沿海的廈門、內陸的龍岩，抑或是廣東東部的潮陽，這些詞的韻母都呈現出清晰的二分。這是典型的閩南格局。與之相反，在閩東語方言中，這兩個韻母基本上已經合流，例如尤溪話「飽」和「爬」都是 /pa/。大田話和閩東語對於這兩個韻母的處理，沒有什麼差異。<sup>10</sup>

<sup>8</sup> 另一個例外是廣東中山隆都的閩南語方言島。

<sup>9</sup> 福州話韻母的音值和聲調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參看陳澤平（1998: 13-4）<sup>[27]</sup>。表四的 [a] 和 [a] 屬於同一音位。

<sup>10</sup> 或者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大田話把「爬」、「茶」、「蝦」讀成 /a/ 韵，不正是對應於閩南語泉漳片的文讀音（如廈門話「爬」、「蝦」文讀音分別唸作 /pa<sup>2</sup>/ 和 /ha<sup>2</sup>/）？泉漳片的文讀音會不會是大田話「爬」等詞唸 /a/ 韵的來源？我們認

事實上，在大田話裡，原始閩南語 \*a、\*e 的合併還體現在相應的合口韻、鼻化韻和入聲韻上，牽連非常廣泛。先看 \*ua 韵和 \*ue 韵的情況：

表五 原始閩南語 \*ua 韵和 \*ue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我	*ua	bua <sup>3</sup>	gua <sup>3</sup>	ŋua <sup>3</sup>	ua <sup>3</sup>	ŋuai <sup>3</sup>	ŋua <sup>3</sup>
簾	*ua	pua <sup>5</sup>	pua <sup>5</sup>	pua <sup>5</sup>	pfua <sup>5</sup>	puai <sup>5</sup>	pia <sup>5</sup>
瓜	*ue	kua <sup>1</sup>	kue <sup>1</sup>	kue <sup>1</sup>	kue <sup>1</sup>	kua <sup>1</sup>	kua <sup>1</sup>
花	*ue	hua <sup>1</sup>	hue <sup>1</sup>	hue <sup>1</sup>	hue <sup>1</sup>	xua <sup>1</sup>	hua <sup>1</sup>

在一般閩南語中，「我」的韻母和「瓜」的韻母有明確的分立，惟大田話相混。福州話「我」、「瓜」的韻母雖然不同，但它們的區別在於韻尾 /-i/ 的有無而不  
在於主元音。尤溪話的情況與大田話最接近。不過需要承認，大田話來自 \*ua 韵的詞，在尤溪話中有多種對應，/-ua/ 只是其中一種。

原始閩南語有鼻化元音 \*ã 韵和 \*ẽ 韵。它們在大田話中已經合併為 /-ã/ 韵。參看表六：

表六 原始閩南語 \*ã 韵和 \*ẽ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三	*ã	sã <sup>1</sup>	sã <sup>1</sup>	sã <sup>1</sup>	sã <sup>1</sup>	saj <sup>1</sup>	sã <sup>1</sup>
林 <sub>樹~</sub>	*ã	nã <sup>2</sup>	nã <sup>2</sup>	nã <sup>2</sup>	nã <sup>2</sup>	liŋ <sup>2</sup>	nã <sup>2</sup>
彭	*ẽ	p <sup>h</sup> ã <sup>2</sup>	p <sup>h</sup> ĩ <sup>2</sup>	p <sup>h</sup> iẽ <sup>2</sup>	p <sup>h</sup> ẽ <sup>2</sup>	p <sup>h</sup> aj <sup>2</sup>	p <sup>h</sup> ã <sup>2</sup>
生 <sub>不熟</sub>	*ẽ	ts <sup>h</sup> ã <sup>1</sup>	ts <sup>h</sup> ĩ <sup>1</sup>	siẽ <sup>1</sup>	ts <sup>h</sup> ẽ <sup>1</sup>	ts <sup>h</sup> an <sup>1</sup>	ts <sup>h</sup> ã <sup>1</sup>

可以清楚看到：大田話的格局和閩東語（特別是尤溪話）十分相似，和閩南語的  
反而不一樣。

最後看看原始閩南語入聲韻 \*a? 和 \*e? 韵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

為這個看法不易成立。文白異讀的交替常常出現殘留 (residue)。大田話假若真的經歷過大規模的文白交替，我們理應會在個別詞中（尤其是口語詞）找到讀 /e/ 韵母的痕跡。但事實並非如是。

表七 原始閩南語 \*a? 韻和 \*e?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踏	*a?	ta <sup>4</sup>	ta? <sup>8</sup>	ta? <sup>8</sup>	ta? <sup>7</sup>	ta? <sup>8</sup>
甲	*a?	ka <sup>5</sup>	ka? <sup>7</sup>	ka <sup>7</sup>	ka? <sup>7</sup>	ka <sup>7</sup>
白	*e?	pa <sup>4</sup>	pe? <sup>8</sup>	pi? <sup>8</sup>	pe? <sup>8</sup>	pa <sup>1</sup>
冊	*e?	ts <sup>h</sup> a <sup>5</sup>	ts <sup>h</sup> e? <sup>7</sup>	ts <sup>h</sup> i? <sup>7</sup>	ts <sup>h</sup> a? <sup>7</sup>	ts <sup>h</sup> a <sup>7</sup>

結果和前面三張圖表所顯示的完全平行。那麼，能不能說大田話把原始閩南語裡帶 \*a 主元音的韻母和帶 \*e 主元音的韻母都合併了？答案是不可以的。在筆者擬構的系統中，原始閩南語既有 \*ei 韵也有 \*uei 韵，它們在大田話中都讀 /-e/，如「禮」/le<sup>3</sup>/（源自 \*ei 韵）、「買」/be<sup>3</sup>/、「細」/se<sup>5</sup>/（皆源自 \*uei 韵）。\*ei 韵和 \*ai 韵（如「知」、「劄」、「事」）在現代閩南語中沒有合流的跡象。

大田話之所以把 \*a 韵和 \*e 韵併合起來，相信和閩東語的接觸有關。首先，這種現象罕見於閩南地區，而且似乎不容易通過原始閩南語去作解釋。前面已經提過，由原始閩語發展為原始閩南語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音變：

R1: PM \*\*a > PSM \*e

R2: PM \*\*au > PSM \*a

R1 出現的時間肯定比 R2 早，不然的話原始閩語 \*\*au 韵的詞統統都會跑到原始閩南語的 \*e 韵去，造成類似廈門話「爬」、「飽」都唸 /pe/ 的情況。跟別的閩南語方言不同，大田話好像只有 R2 在操作，R1 從來沒發生過影響，「早」、「飽」等詞還是依舊唸 /-a/。當然我們也可以把 R1 改寫為 PM \*\*a > PSM \*e > 大田 a。但與其相信這樣複雜的「回頭演變」，倒不如假定 R1 從來沒發生過來得簡單。

由於 R1 的取消不像是由語言內部引起的，而且考慮到大田的地理位置，於是我們便嘗試從跟它有密切接觸關係的閩東語入手做調查。正好閩東語都把原始閩語的 \*\*a 韵和 \*\*au 韵都讀為 /-a/，情況和大田話如出一轍。與 \*a、\*e 相應的合口韻、鼻化韻和入聲韻在各方言中也有平行的現象。\*a、\*e 在大田話裡的合流，極可能是由跟閩東語的接觸引發的。<sup>11</sup>

### 3.1.2 原始閩南語 \*u、\*ou 的合併

原始閩南語有 \*ou 韵和 \*u 韵。\*ou 韵有兩個來源，分別是原始閩語的 \*\*o 韵和 \*\*io 韵（部分）。\*u 韵則來自 \*\*iu 韵（部分）。大部分閩南語方言對 \*ou

<sup>11</sup> 換一個角度看：閩東語也像閩南語一樣經歷過 PM \*\*au > PEM \*a 這個音變 (=R2)，只是 \*\*a > \*e (=R1) 却從來沒發生過。這不禁使人懷疑：大田話在 R2 生效時還是一種閩東語，到後來才「轉用」為閩南語。參看第 3.4 節的討論。

韻和 \*u 韵還是有嚴格的區分，例如廈門「湖」唸 /ɔ<sup>2</sup>/ (< \*ou)、「霧」唸 /bu<sup>6</sup>/ (< \*u)。泉州話、漳州話、潮陽話等，莫不如此。但個別內陸閩南語則把這兩個韻合併起來。它們包括大田話和龍岩話：

表八 原始閩南語 \*ou 韵和 \*u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閩中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沙縣
湖	*ou	hu <sup>2</sup>	ɔ <sup>2</sup>	hu <sup>2</sup>	ou <sup>2</sup>	hu <sup>2</sup>	xu <sup>2</sup>
烏	*ou	u <sup>1</sup>	ɔ <sup>1</sup>	u <sup>1</sup>	ou <sup>1</sup>	u <sup>1</sup>	u <sup>1</sup>
雨	*ou	hu <sup>4</sup>	hɔ <sup>6</sup>	hu <sup>6</sup>	hou <sup>4</sup>	y <sup>3</sup>	xu <sup>4</sup>
霧	*u	bu <sup>5</sup>	bu <sup>6</sup>	bu <sup>6</sup>	bu <sup>6</sup>	mu <sup>6</sup>	u <sup>5</sup>
浮	*u	p <sup>h</sup> u <sup>2</sup>					
白	*u	k <sup>h</sup> u <sup>4</sup>	k <sup>h</sup> u <sup>6</sup>	k <sup>h</sup> u <sup>6</sup>	k <sup>h</sup> u <sup>4</sup>	k <sup>h</sup> u <sup>6</sup>	k <sup>h</sup> y <sup>4</sup>

\*ou 韵和 \*u 韵合流，雖然在音理上比較容易解釋，但本文仍然傾向相信這個音變是由周邊非閩南語引發的。大田和龍岩本身都處於閩南區邊緣位置，和其他方言發生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從表八上看到，以尤溪話為代表的閩東語、跟以沙縣話為代表的閩中語，都有把 \*\*o 韵、\*\*io 韵、\*\*iu 韵合併的跡象，而且都讀成 /u/，就像大田和龍岩一樣。這種合併跨越閩南、閩中和閩東三區，形成一個區域特徵 (areal feature)。

### 3.1.3 原始閩南語入聲韻的合併

原始閩南語有 \*-p、\*-t、\*-k、\*-ʔ 四個塞音韻尾，其中 \*-p、\*-t、\*-k 在今天的大田話中已大致併入與之相應的 /-ʔ/ 韵中；\*-ʔ 則脫落為 -Ø (如 \*-ueiʔ > -e；\*-oʔ > -ɔ 等)。<sup>12</sup>以上種種，都直接造成大田話只有 /aʔ/、/eʔ/、/oʔ/、/iaʔ/、/ioʔ/、/uaʔ/ 六個入聲韻的現象。可以想像：由原始閩南語發展為大田話的過程中，入聲韻經歷了大範圍的合併和丟失。表九歸納了原始閩南語的塞音韻尾在各種方言裡大致的表現：

<sup>12</sup> 我們也找到個別的例外。如廈門 /eʔ/、龍岩 /ue/、潮陽 /ueʔ/ 一般對應於大田的 /ue/，如「月」、「郭」、「襪」，但「絕」大田話卻讀 /tsuaʔ<sup>8</sup>/ 而不唸 /tsue/。「絕」所反映的對應可能是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290-7)<sup>[17]</sup> 所說的「假音類」。

表九 原始閩南語的塞音韻尾在現代各方言中的演變

PSM	閩南語					閩東語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p	-?	-p	-p	-p	-?	-?	-Ø
*-t	-?	-t	-t	-k	-?	-?	-Ø
*-k	-?	-k	-k / -t	-k	-?	-?	-Ø
*-ʔ	-Ø	-?	-? / -Ø	-?	-?	-?	-Ø

我們特別加入閩東的福州話和尤溪話作比較。大田話和福州話在這方面的表現似乎頗為一致。

現在分析一些具體的例子。表十列出 \*ap 韵、\*at 韵和 \*ak 韵共六個詞，它們的韵母在大田話裡已經合流，一律讀 /aʔ/：

表十 原始閩南語 \*ap 韵、\*at 韵和 \*ak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PSM	閩南語					閩東語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十	*ap	tsaʔ <sup>8</sup>	tsap <sup>8</sup>	tsiap <sup>8</sup>	tsap <sup>8</sup>	sei <sup>8</sup>	sa <sup>1</sup>
鴿	*ap	kaʔ <sup>7</sup>	kap <sup>7</sup>	kap <sup>7</sup>	kap <sup>7</sup>	kaʔ <sup>7</sup>	ka <sup>7</sup>
密	*at	baʔ <sup>8</sup>	bat <sup>8</sup>	bat <sup>8</sup>	bak <sup>8</sup>	mei <sup>8</sup>	ma <sup>1</sup>
蠶	*at	saʔ <sup>7</sup>	sat <sup>7</sup>	sat <sup>7</sup>	sak <sup>7</sup>	sai <sup>7</sup>	sa <sup>7</sup>
角	*ak	kaʔ <sup>7</sup>	kak <sup>7</sup>	kak <sup>7</sup>	kak <sup>7</sup>	koy <sup>7</sup>	kuo <sup>7</sup>
北	*ak	paʔ <sup>7</sup>	pak <sup>7</sup>	pak <sup>7</sup>	pak <sup>7</sup>	poy <sup>7</sup>	puo <sup>7</sup>

在閩南語中，只有大田話一種把 /-p/、/-t/、/-k/ 韵尾都合併為 /-ʔ/。這種音韻格局，接近於福州話，儘管這幾個韵在福州話裡的發展方向跟大田話的不完全相同。

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不屬於簡單的合併。例如大田話 /-oʔ/ 韵有多個來源，包括原始閩南語的 \*ut 韵和 \*iək 韵。這兩個韵在現代閩南語中甚少相混，大田話卻是個例外。參看表十一：

表十一 原始閩南語 \*ut 韻和 \*iək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骨	*ut	ko? <sup>7</sup>	kut <sup>7</sup>	kut <sup>7</sup>	kuk <sup>7</sup>	kau? <sup>7</sup>
窟	*ut	k <sup>h</sup> o? <sup>7</sup>	k <sup>h</sup> ut <sup>7</sup>	k <sup>h</sup> ut <sup>7</sup>	k <sup>h</sup> u? <sup>7</sup>	k <sup>h</sup> uo? <sup>7</sup>
秝 <small>糯米</small>	*ut	tso? <sup>8</sup>	tsut <sup>8</sup>	tsut <sup>8</sup>	tsuk <sup>8</sup>	su? <sup>8</sup>
竹	*iək	to? <sup>7</sup>	tik <sup>7</sup>	tiok <sup>7</sup>	tek <sup>7</sup>	tøy? <sup>7</sup>
粟	*iək	ts <sup>h</sup> o? <sup>7</sup>	ts <sup>h</sup> ik <sup>7</sup>	ts <sup>h</sup> ok <sup>7</sup>	ts <sup>h</sup> ek <sup>7</sup>	ts <sup>h</sup> uɔ? <sup>7</sup>
玉	*iək	go? <sup>8</sup>	gik <sup>8</sup>	giok <sup>8</sup>	gek <sup>8</sup>	ŋuo? <sup>8</sup>
						ŋuo <sup>1</sup>

這次尤溪話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訊息。這種閩東語把表中大部分詞都讀為 /-uo/ 韵，其音值以及合併的方向都跟大田話比較接近。大田話 \*ut、\*iək 兩韻合併，有可能是由尤溪話之類的閩東語誘發的。當然，要作進一步論證，還要搜集更多周邊方言的資料。

大田話塞音韻尾的合併，部分固然屬於方言自身的演變，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和閩東語影響等外部因素有關。

### 3.1.4 原始閩南語陽聲韻的合併

和入聲韻平行，大田話的陽聲韻也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合併。原始閩南語有 \*-m、\*-n、\*-ŋ 三個鼻音韻尾，以及大量鼻化韻。\*-m、\*-n、\*-ŋ 在大田話中合併為 /-ŋ/。鼻化韻則基本上保持，比較特別的是高元音帶鼻化韻會演變為 /-ŋ/，如：\*iŋ>iŋ（例如「變」/piŋ<sup>5</sup>/、「錢」/tsiŋ<sup>2</sup>/）、\*iŋ>iŋ（例如「娘」/niŋ<sup>2</sup>/、「箱」/siŋ<sup>1</sup>/）和 \*uŋ>uŋ（例如「懸」/kuŋ<sup>2</sup>/），參看張光宇（1996: 157-8）<sup>[28]</sup>。

下表概括了原始閩南語的鼻音韻尾和鼻化韻在現代方言中大致的演變方向：

表十二 原始閩南語的鼻音韻尾及鼻化韻在現代各方言中的演變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m	-ŋ	-m	-m	-m	-ŋ	-ŋ / -ŋ
*-n	-ŋ	-n	-n	-ŋ	-ŋ	-ŋ / -ŋ
*-ŋ	-ŋ	-ŋ	-ŋ / -n	-ŋ / -ŋ	-ŋ	-ŋ / -ŋ
*-ŋ̄	-ŋ / -ŋ	-ŋ	-ŋ	-ŋ	-ŋ	-ŋ / -ŋ

和大田話情況最接近的不是廈門話、龍岩話等閩南語，反而是閩東的福州話。把表九和表十二合起來看，我們便知道大田話的塞韻尾合併和鼻音韻尾合併不太可

能完全跟閩東語無關。

現在以原始閩南語 \*im 韻、\*in 韵和 \*iŋ 韵在各方言中的分合情況來說明一下。這三個韻在大部分閩南語中仍然保留著區別，但大田話卻把它們一概合併為 /-eŋ/：

表十三 原始閩南語 \*im 韵、\*in 韵和 \*iŋ 韵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閩南語				閩東語	
	PSM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心	*im	seŋ <sup>1</sup>	sim <sup>1</sup>	sim <sup>1</sup>	sim <sup>1</sup>	siŋ <sup>1</sup>	siŋ <sup>1</sup>
嬸	*im	tseŋ <sup>3</sup>	tsim <sup>3</sup>	sim <sup>3</sup>	sim <sup>3</sup>	siŋ <sup>3</sup>	çiŋ <sup>3</sup>
新	*in	seŋ <sup>1</sup>	sin <sup>1</sup>	sin <sup>1</sup>	siŋ <sup>1</sup>	siŋ <sup>1</sup>	siŋ <sup>1</sup>
眠	*in	beŋ <sup>2</sup>	bin <sup>2</sup>	bin <sup>2</sup>	miŋ <sup>2</sup>	miŋ <sup>2</sup>	miŋ <sup>2</sup>
冰	*iŋ	pe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ã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蒸	*iŋ	tseŋ <sup>1</sup>	tsin <sup>1</sup>	tsin <sup>1</sup>	tseŋ <sup>1</sup>	tseŋ <sup>5</sup>	tsin <sup>1</sup>

我們當然可以以內部演變的角度去解釋這種合併，即 \*im, \*in, \*iŋ > eŋ。不過，看過表九和表十二的情形以後，就應該更積極思考大田的地緣因素在音變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述六個詞福州話、尤溪話和大田話都讀 /-ŋ/ 韵尾，看來不是偶然的。這種現象應該理解為「語音系統的滲透」，即兩種接觸中的方言聲韻調音值和音韻格局的趨同（王福堂 2005: 34-7）<sup>[29]</sup>。

### 3.1.5 原始閩南語第 6 調和第 5 調的條件性合併

原始閩南語有八個聲調，平、上、去、入四聲各分陰陽。今天大田話沒有第 6 調（陽去調）。原來屬第 6 調的詞，部分歸到第 1 調（陰平），部分歸到第 5 調（陰去）。至於歸哪一類，似乎是以詞作為單位的，沒有明顯的音韻規律可言。<sup>13</sup>有趣的是，閩東語也有原屬第 6 調的詞歸到第 5 調的現象，而且那些詞基本上跟大田那些重合：

<sup>13</sup> 對於龍岩話的情況，林德威 (Branner 1999:47-51)<sup>[3]</sup> 認為：那些歸到第 5 調的詞，要不就反映了早期的清響音 (voiceless sonorant)，要不就是送氣阻塞音 (aspirated obstruent)。但把大田納入觀察的範圍後，就會發現一些例外。參看第 4.1 節的討論。重要的一點是：哪些詞來自所謂的「清響音」，還是完全由詞彙決定的。

表十四 原始閩南語第 6 調在現代閩語方言中的分合

PSM	閩南語				閩東語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福州	尤溪
露	*6	lu <sup>5</sup>	lɔ <sup>6</sup>	lu <sup>5</sup>	lou <sup>6</sup>	lou <sup>5</sup>
墓	*6	bu <sup>5</sup>	bɔŋ <sup>6</sup>	mo <sup>5</sup>	mou <sup>4</sup>	mu <sup>5</sup>
鼻	*6	p <sup>h</sup> i <sup>5</sup>	p <sup>h</sup> r <sup>6</sup>	p <sup>h</sup> i <sup>5</sup>	p <sup>h</sup> ɪ <sup>6</sup>	p <sup>h</sup> e <sup>5</sup>
匠	*6	ts <sup>h</sup> in <sup>5</sup>	ts <sup>h</sup> iū <sup>6</sup>	ts <sup>h</sup> iō <sup>5</sup>	ts <sup>h</sup> io <sup>6</sup>	tsiū <sup>5</sup>
大	*6	tua <sup>1</sup>	tua <sup>6</sup>	tua <sup>1</sup>	tua <sup>6</sup>	to <sup>6</sup>
吠	*6	pui <sup>1</sup>	pui <sup>6</sup>	pue <sup>1</sup>	pui <sup>6</sup>	pui <sup>6</sup>
字	*6	tsi <sup>1</sup>	li <sup>6</sup>	tsi <sup>1</sup>	zi <sup>6</sup>	tse <sup>6</sup>
二	*6	li <sup>1</sup>	li <sup>6</sup>	li <sup>1</sup>	zi <sup>4</sup>	ne <sup>6</sup>

表十四的八個詞可以分為兩類：「大」、「吠」、「字」、「二」在閩東語和沿海閩南語裡，一般都讀第 6 調；「露」、「墓」、「鼻」、「匠」則閩東讀第 5 調，沿海閩南一般讀第 6 調。在這六個詞聲調的表現上，大田、龍岩完全一致，並且採用了閩東語的「二分」格局。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可以歸納為：

- 對應 (1)：福州 6: 大田 1 (<\*6): 龍岩 1 (<\*6): 廈門 6 (如「吠」)
- 對應 (2)：福州 5: 大田 5: 龍岩 5: 廈門 6 (如「鼻」)

通過比較，可以知道對應 (1) 出現的年代必定晚於對應 (2)。本文認為大田話第 6 調和第 5 調的條件性合併是受閩東語的影響而產生的。注意這個音變是以詞彙作為單位的，<sup>14</sup>不是單純的音韻合併，因此它不太可能在閩東語和大田話裡獨立發生、中間不帶任何聯繫。林德威 (Branner 1999:47-52<sup>[3]</sup>, 2000:113-5<sup>[4]</sup>) 早就留意到福州話去聲的行為和大田話、龍岩話有平行之處，但他沒詳細論證彼此的關係。閩南語中除了大田以外，龍岩話和漳平話的去聲都有類似的合併，但牽涉的範圍有廣有窄。在第 4.1 節中，我們會嘗試證明上述現象是一種地域性擴散 (areal diffusion)。擴散的中心就在大田。

### 3.2 對應的不規則

大田話的音韻系統雖然比其他大部分閩南語都要簡單，但彼此仍然有密切的對應關係。在比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大田話頗有一些詞不合對應規律（主要在韻母方面），而那些詞大多數都是口語詞。不符合對應的原因很多，包括存古

<sup>14</sup> 羅杰瑞 (Norman 1991a)<sup>[30]</sup> 認為福州話把「墓」、「夢」等鼻音聲母的詞唸為第 5 調是一個存古的表現，來自於原始閩語 \*\*mh- 聲母。他的擬構是否合理，並不影響我們的結論。

(retention)、避諱、文白交替、類比等等，但最普遍的還是源於語言接觸。下面會舉一些例子，並嘗試找出這些詞的源頭。

### 3.2.1 「薅」 /hɔ<sup>1</sup>/

表十五 閩南語「薅」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中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海豐 <sup>15</sup>	沙縣
氣	正常	k <sup>h</sup> ui <sup>5</sup>	----			
闊	正常	k <sup>h</sup> ua <sup>7</sup>	----			
牽	正常	k <sup>h</sup> aŋ <sup>1</sup>	k <sup>h</sup> an <sup>1</sup>	k <sup>h</sup> an <sup>1</sup>	k <sup>h</sup> aŋ <sup>1</sup>	----
薅	不正常	hɔ <sup>1</sup> 聲!	k <sup>h</sup> au <sup>1</sup>	hau <sup>1</sup> 聲!	k <sup>h</sup> au <sup>1</sup>	xau <sup>1</sup>

福建境內的閩語普遍把「用手拔草」這個動作叫做「薅」，閩南語一般唸 /k<sup>h</sup>-/ 聲母，和「氣」、「闊」、「牽」等詞構成對應。大田話和龍岩話此詞卻讀 /h-/ 聲母，和閩東、閩中的唸法相彷彿，暗示它們可能有一個非閩南的來源。試比較：福州 /xau<sup>1</sup>/、福安 /hau<sup>1</sup>/、尤溪 /hau<sup>1</sup>/（以上閩東語）、沙縣 /xau<sup>1</sup>/、永安 /xø<sup>1</sup>/（以上閩中語）。考慮到龍岩的地理位置距離閩東區較遠，我們認為閩中語為源語言（source language）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3.2.2 「雞」 /ki<sup>1</sup>/

表十六 閩南語「雞」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東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街	正常	ke <sup>1</sup>	kue <sup>1</sup>	kie <sup>1</sup>	koi <sup>1</sup>	----
鞋	正常	e <sup>2</sup>	ue <sup>2</sup>	e <sup>2</sup>	oi <sup>2</sup>	----
溪	正常	k <sup>h</sup> e <sup>1</sup>	k <sup>h</sup> ue <sup>1</sup>	k <sup>h</sup> ie <sup>1</sup>	k <sup>h</sup> oi <sup>1</sup>	----
雞	不正常	ki <sup>1</sup> 聲!	kue <sup>1</sup>	kie <sup>1</sup>	koi <sup>1</sup>	ki <sup>1</sup>

「街」、「鞋」、「溪」等詞的韻母在大田、廈門、龍岩和潮陽四種閩南語方言中構成 e:ue:ie:oi 的對應關係，其原始閩南語的形式是 \*uei（參考漳平「溪」/k<sup>h</sup>ei<sup>1</sup>/）。<sup>16</sup>根據以上規律，「雞」大田話理應唸 /ke<sup>1</sup>/，不應唸 /ki<sup>1</sup>/。在我們的資料中，「雞」

<sup>15</sup> 潮汕地區的閩南語稱「用手拔草」為「挽草」。本表改用海豐話作比較。

<sup>16</sup> 秋谷裕幸（2002）<sup>[31]</sup> 認為「街」、「溪」等詞在原始閩南語中的韻母是 \*oi。

的韻母在其他閩南語中離不開 /-e/、/-ue/、/-oi/ 幾種（包括文讀音），沒有像大田那樣讀成 /-i/。我們相信大田話這個詞是由閩東語遷移（transfer）過去的。尤溪話和福安話的「雞」都是 /ki<sup>1</sup>/，可能就是源頭。

### 3.2.3 「梨」 /li<sup>2</sup>/

表十七 閩南語「梨」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中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沙縣
知	正常	tse <sup>1</sup>	tsai <sup>1</sup>	tsai <sup>1</sup>	tsai <sup>1</sup>	----
來	正常	lɛ <sup>2</sup>	lai <sup>2</sup>	lai <sup>2</sup>	lai <sup>2</sup>	----
師	正常	sɛ <sup>1</sup>	sai <sup>1</sup>	sai <sup>1</sup>	sai <sup>1</sup>	----
梨	不正常	li <sup>2</sup> 韻!	lai <sup>2</sup>	lai <sup>2</sup>	lai <sup>2</sup>	li <sup>2</sup>

按照對應規律，「梨」在大田話裡應該讀作 /lɛ<sup>2</sup>/（來源於原始閩南語的 \*lai<sup>2</sup>），和「來」同音。現在這個詞讀 /li<sup>2</sup>/，可能和沙縣等閩中語有關。注意廈門、泉州、漳州「梨」都有文讀音，唸 /lɛ<sup>2</sup>/。它不太可能是大田話 /li<sup>2</sup>/ 這個讀音的來源。

### 3.2.4 「箸」 /tui<sup>1</sup>/

表十八 閩南語「箸」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東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魚	正常	hi <sup>2</sup>	hi <sup>2</sup>	hi <sup>2</sup>	hu <sup>2</sup>	----
去	正常	k <sup>h</sup> i <sup>5</sup>	k <sup>h</sup> i <sup>5</sup>	k <sup>h</sup> i <sup>5</sup>	k <sup>h</sup> u <sup>5</sup>	----
徐 <sup>姓~</sup>	正常	si <sup>2</sup>	ts <sup>h</sup> i <sup>2</sup>	ts <sup>h</sup> i <sup>2</sup>	ts <sup>h</sup> u <sup>2</sup>	----
箸	不正常	tui <sup>1</sup> 韵!	ti <sup>6</sup>	ti <sup>1</sup>	tu <sup>6</sup>	tui <sup>6</sup>

「箸」是閩語的特徵詞，意指「筷子」（李如龍 2002:308）<sup>[32]</sup>。大田話的「箸」沒有如預期中唸成 /ti<sup>1</sup>/（其韻母來自原始閩南語的 \*ui），反而唸成 /tui<sup>1</sup>/。這個讀音反映它很可能源自尤溪話之類的閩東語。

### 3.2.5 「蔡」 /ts<sup>h</sup>ɛ<sup>5</sup>/

表十九 閩南語「蔡」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東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沙	正常	sua <sup>1</sup>	sua <sup>1</sup>	sua <sup>1</sup>	sua <sup>1</sup>	----
紙	正常	tsua <sup>3</sup>	tsua <sup>3</sup>	tsua <sup>3</sup>	tsua <sup>3</sup>	----
我	正常	bua <sup>3</sup>	gua <sup>3</sup>	ŋua <sup>3</sup>	ua <sup>3</sup>	----
蔡姓~	不正常	ts <sup>h</sup> ɛ <sup>5</sup> 韻!	ts <sup>h</sup> ua <sup>5</sup>	ts <sup>h</sup> ua <sup>5</sup>	ts <sup>h</sup> uā <sup>5</sup>	ts <sup>h</sup> ai <sup>5</sup>

「蔡」是閩語區的一個大姓，「在臺灣、福建、浙江南部、廣東東端……一般佔當地人口的比例達最高，達 0.9%以上」(袁義達、張誠 2002:243)<sup>[33]</sup>。這個姓氏在大多數閩南語中都讀 /ts<sup>h</sup>ua<sup>5</sup>/，其韻母與「沙」、「紙」等詞構成對應，來自原始閩南語的 \*-ua。大田話「蔡」讀 /ts<sup>h</sup>ɛ<sup>5</sup>/，在閩南區中顯得很特殊。/-ɛ/ 韵母來自早期的 \*-ai，參看表十七「知」、「來」、「師」等詞的比較。換言之「蔡」在早期大田話的語音形式應該是 \*ts<sup>h</sup>ai<sup>5</sup>。這個讀音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 沿海閩南語的文讀音，如泉州 /ts<sup>h</sup>ai<sup>5</sup>/、龍岩 /ts<sup>h</sup>ai<sup>5</sup>/、海豐 /ts<sup>h</sup>ai<sup>5</sup>/；(二) 從閩東語或閩中語遷移過來。「蔡」寧德、福鼎、尤溪（皆屬閩東語）、沙縣（閩中語）等方言都讀 /ts<sup>h</sup>ai<sup>5</sup>/。第（一）種意見有個較大的弱點：「蔡」的文讀音一般只用在像「上蔡」那種非閩南的地名中，不用作姓氏。「蔡」既然是大姓，讀音應該非常穩固，很難想象為什麼它會在大田話中被文讀音代替。第（二）種意見其實涉及底層干擾 (substratum interference) 的問題，即 /ts<sup>h</sup>ɛ<sup>5</sup>/ (< 早期的 /ts<sup>h</sup>ai<sup>5</sup>/) 代表早期大田地區流行方言（閩東語或閩中語）的讀音。這種看法遠比（一）合理。第 3.4 節我們會就此作更詳細的討論。

### 3.2.6 「外」 /buɛ<sup>1</sup>/

表二十 閩南語「外」一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東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外	正常	buɛ <sup>1</sup> 韵!	gua <sup>6</sup>	gua <sup>1</sup>	gua <sup>6</sup>	ŋuai <sup>6</sup>

「外」在大多數閩南語裡都讀 /gua/，和表（十九）中「蔡」、「大」、「我」等詞一樣，源自原始閩南語的 \*ua 韵。大田「外」/buɛ/ 的韵母不合對應，/uɛ/ 是由 \*uai 韵演變而來的，參考第 3.2.5 節「蔡」字條的解釋。這個讀音可能和尤溪話等閩東語有關。注意廈門話、泉州話、漳州話「外」都有文讀音 /gue<sup>6</sup>/，韵母和

/buε/ 有點接近，但由於大田話「[ε] 與 [e] 分得十分清楚，音值穩定，絕不相混」(陳章太、李如龍 1991: 268)<sup>[7]</sup>，而且方言本身也有 /ue/ 韻，所以「/buε/ 源於沿海閩南語文讀音」的可能性並不高。

### 3.2.7 「娃」/kue<sup>1</sup>/

表廿一 閩南語「娃」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東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開	正常	k <sup>h</sup> ui <sup>1</sup>	----			
硣 <small>陶瓦</small>	正常	hui <sup>2</sup>	hui <sup>2</sup>	hui <sup>2</sup>	hui <sup>2</sup>	----
梯	正常	t <sup>h</sup> ui <sup>1</sup>	----			
娃	不正常	kue <sup>1</sup> 韵!	kui <sup>1</sup>	kue <sup>1</sup> 韵!	kui <sup>1</sup>	kai <sup>1</sup>

閩南語管「雞的嗉囊」為「娃」。這個詞在廈門、潮陽以及大多數閩南語中都跟「開」、「梯」同韻。現在大田話讀 /kue/、龍岩讀 /kue/，意味著它們可能有一個非閩南語的來源。前面剛剛提過，大田 /uε/ 韵的早期形式是 \*uai。換言之 /kue/ 是由 \*kuai 演變而來。尤溪話的「娃」/kai/ 和大田話的 \*kuai 讀音相近，可能就是大田話這個詞的來源。

### 3.2.8 「蛇」/t<sup>h</sup>e<sup>5</sup>/

表廿二 閩南語「蛇」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馬	正常	ba <sup>3</sup>	be <sup>3</sup>	bie <sup>3</sup>	be <sup>3</sup>
家	正常	ka <sup>1</sup>	ke <sup>1</sup>	kie <sup>1</sup>	ke <sup>1</sup>
夏	正常	ha <sup>1</sup>	he <sup>6</sup>	hie <sup>6</sup>	he <sup>6</sup>
蛇	不正常	t <sup>h</sup> e <sup>5</sup> 韵!	t <sup>h</sup> e <sup>6</sup>	t <sup>h</sup> e <sup>5</sup> 韵!	t <sup>h</sup> e <sup>6</sup>

大部分閩語方言都把海蟄稱為「蛇」，其韻母一般與「馬」、「家」、「茶」等詞相同（另參考表四）。理論上大田這個詞應該讀 /t<sup>h</sup>a/。現在它讀 /t<sup>h</sup>e/，唸法與廈門、泉州、漳州的閩南語相近，但不符合方言彼此間的對應。有理由相信這個詞是晚近才從沿海閩南語借進大田話裡去的。第 3.1.1 節說過，大田話在閩東語的影響下，把原始閩南語的 \*a 韵和 \*e 韵都合併了，一律讀為 /a/。讀「蛇」為 /t<sup>h</sup>e/，顯示 R1 (= PM \*\*a > PSM \*e) 在操作，反映了沿海閩南語的特徵。另一方面，

「蛇」本身是海產，大田這種內陸山地並不易見，所以有借用的需要。事實上，個別內陸閩語（如石陂）連「蛇」這個詞都沒有，估計大田早期也是一樣。<sup>17</sup>如果說「雞」、「蔡」等詞的特殊讀音是大田的底層成分，那麼「蛇」這個詞的讀音就應該是它的頂層（superstratum）成分。

### 3.2.9 「舌」

表廿三 閩南語「舌」等詞的音韻比較

		閩南語				閩中語
	對應關係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沙縣
齊	正常	tse <sup>2</sup>	tsue <sup>2</sup>	tsie <sup>2</sup>	tsoi <sup>2</sup>	----
賊	正常	ts <sup>h</sup> aʔ <sup>8</sup>	ts <sup>h</sup> at <sup>8</sup>	ts <sup>h</sup> at <sup>8</sup>	ts <sup>h</sup> ak <sup>8</sup>	----
鐵	正常	t <sup>h</sup> i <sup>5</sup>	t <sup>h</sup> iʔ <sup>7</sup>	t <sup>h</sup> i <sup>7</sup>	t <sup>h</sup> iʔ <sup>7</sup>	----
裂	正常	le <sup>4</sup>	liʔ <sup>8</sup>	li <sup>8</sup>	liʔ <sup>8</sup>	----
舌	不正常	sua <sup>4</sup> <sup>聲!韻!</sup>	tsiʔ <sup>8</sup>	tsi <sup>8</sup>	tsiʔ <sup>8</sup>	sua <sup>4</sup>

大田話「舌」這個詞的聲母（參考「齊」、「賊」二詞）、韻母（參考「鐵」、「裂」二詞）皆不符合對應規律，幾乎可以肯定它和閩南語無關。閩中語「舌」這個詞沙縣話讀 /sua<sup>4</sup>/、永安話讀 /ʃya<sup>4</sup>/，極有可能是大田話 /sua<sup>4</sup>/ 的來源。

### 3.3 大田、閩東、閩中共享的特徵詞

張雙慶、徐睿淵（2010:113）<sup>[34]</sup> 已經留意到大田在詞彙上受到周邊非閩南語方言的滲透：「大田與永安、尤溪、德化、漳平相鄰，受閩中方言的影響更深，離閩南語中心區更遠，語音和詞彙上雖然也比較充分地表現了閩南方言的基本特點，但也可以看到閩中、閩北方言乃至一些客家話的影響」。事實上，除了閩中語外，大田話裡也可以找到不少具閩東特色的詞彙。這和韻調合併、以及對應不規則兩項的指向是一致的。表廿四主要是本文的發現：

表廿四 大田話部分來源於閩東語或閩中語的詞

	閩南語				閩東語	閩中語
	大田	廈門	龍岩	潮陽	尤溪	沙縣
Dog	犬	狗	狗	狗	犬	狗
Pig	豨	豬	豬	豬	豬	豨

<sup>17</sup> 林德威（Branner 1999:49）<sup>[3]</sup> 所記錄的龍岩話也沒有「蛇」這個詞。而在我們的資料中，龍岩話的「蛇」則沒有 /-i-/ 介音，不符合對應規律。

Bird	隻	囝	鳥	隻	囝	鳥	隻	囝	隻仔
Husband	老公	翁	丈夫	翁	老公	翁	老公	老公	老公
Wife	老媽	某	老婆	某	老媽	某	老媽	老媽	阿娘
Neck	脰	儂	頸	膚	頸	頸	頸	頸	頸總
Book	書	冊	字冊	書冊	書	書	書	書	書
To extinguish	烏	熄	熄	過去	烏了	烏了	烏了	烏了	暗
To rinse the mouth	涮喙	□lok <sup>8</sup>	喙	□iok <sup>7</sup>	喙	盥喙	□□ku <sup>7</sup>		lu <sup>7</sup> 嘴
To lick	□le <sup>5</sup>	舐	舐	□lau <sup>7</sup>	舐	舐	舐	舐	舐
To pick (ears)	扒	搗	挖	勾	扒	扒	扒	扒	撈/扒
To cry	啼	哭	哭	哭	啼	啼	啼	啼	啼
To wipe	揉	拭	拭	拭	接	接	接	接	揉
To tie	羈	結	結	□ha <sup>2</sup>	羈	羈	羈	羈	羈
To hide oneself	逃	覬	覬	□tiam <sup>5</sup>	躲	躲	躲	躲	逃
Muddy	渾	醪	渾	醪	渾	渾	渾	渾	渾
Astringent taste	麻	澀	澀	澀	麻	麻	麻	麻	麻
The ground	地兜	塗駁	塗駁	塗駁下	地兜	駁兜	駁兜	駁兜	駁兜
We	我伙	阮	儂儂	阮	我各儂	我各儂	我各儂	我各儂	我儂
CL for cattle	頭	隻	頭	隻	頭	頭	頭	頭	頭
CL for tree	兜	叢	頭	叢	兜	兜	兜	兜	□kuī <sup>1</sup>
CL for flower	树	蕊	葩	□p <sup>h</sup> au <sup>1</sup>	树	树	树	树	菩

CL = classifier (量詞)

根據來源，表中的詞可以分為四類：

(一) 和閩東語有關：包括「犬」/k<sup>h</sup>un<sup>3</sup>/、「老媽」/l<sup>v</sup><sup>3</sup> maŋ<sup>3</sup>/、「烏」/u<sup>1</sup>/、「涮喙」/sun<sup>5</sup> ts<sup>h</sup>i<sup>5</sup>/、「書」/tsi<sup>1</sup>/、「地兜」/ti<sup>1</sup> tɔ<sup>1</sup>/、「兜」/tɔ<sup>1</sup>/、「树」/pu<sup>2</sup>/。其中「犬」、「老媽」、「地兜」、「兜」、「树」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閩東特徵詞，參看羅杰瑞 (Norman 1991b)<sup>[18]</sup> 和林寒生 (2001)<sup>[35]</sup>。羅杰瑞認為閩東語用「犬」是存古的表現。比較福州 /k<sup>h</sup>εin<sup>3</sup>/、福安 /k<sup>h</sup>εin<sup>3</sup>/、尤溪 /k<sup>h</sup>uẽ<sup>3</sup>/。「書」這個詞雖然也見於閩中，但閩東普遍帶塞擦音聲母，和大田話的情況一樣，比較福州 /tsy<sup>1</sup>/、福安 /tsøi<sup>1</sup>/。閩中語「書」則唸擦音聲母，如沙縣 /ʃy<sup>1</sup>/。根據這樣的認識，閩中語應該不是大田話「書」/tsi<sup>1</sup>/的來源。

(二) 和閩中語有關：包括「豨」/hui<sup>3</sup>/、「揉」/liu<sup>2</sup>/、「逃」/t<sup>v</sup><sup>2</sup>/。「豨」早見於揚雄《方言》：「豬……南楚謂之豨。」(卷八) 這個詞在內陸閩語裡比較流行 (其分布參看鄭曉峯 2001:121-5)<sup>[36]</sup>。試比較沙縣 /k<sup>h</sup>yi<sup>3</sup>/、永安 /k<sup>h</sup>yi<sup>3</sup>/、建陽 (閩北語) /k<sup>h</sup>y<sup>3</sup>/。羅杰瑞 (Norman 1991b:350)<sup>[18]</sup> 把「豬」、「豨」之別視為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其中一道界線。大田話似乎是唯一一種用「豨」指「豬」的沿海閩語。

(三) 既可能和閩東語有關，也可能和閩中語有關：包括「隻囝」/tsian<sup>5</sup>/ (合音詞)、「老公」/lɔ<sup>3</sup> koŋ<sup>1</sup>/、「脰儂囝」/tɔ<sup>1</sup> laŋ<sup>2</sup> njan<sup>3</sup>/、「□添」/le<sup>5</sup>/、「扒」/pa<sup>2</sup>/、「啼」/tʰi<sup>2</sup>/、「羈」/ke<sup>1</sup>/、「渾」/bueŋ<sup>2</sup>/、「麻」/ba<sup>2</sup>/、「頭」/tʰɔ<sup>2</sup>/。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脰」。此詞很早便在文獻中出現。《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云：「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何休注：「脰，頸也。齊人語。」閩東語和內陸閩語普遍以「脰」(或以「脰」作為詞根的複合詞)來指「脖子」，例如福州「脰骨」/tau<sup>6</sup> (k-)au<sup>7</sup>/、沙縣「脰總」/tau<sup>5</sup> tsœyŋ<sup>3</sup>/、建陽「脰」/lo<sup>6</sup>/。閩南語基本上不用「脰」。廈門話「脰」只出現在「脰□」/tau<sup>6</sup> laŋ<sup>6</sup>/ (豬頸的下半部) 這種複合詞中。

(四) 和閩北語有關：包括「我伙」/buə<sup>3</sup> hue<sup>1</sup>/。試比較建陽「我伙人」/ue<sup>3</sup> xuə<sup>3</sup> nŋiŋ<sup>2</sup>/。以「伙」作為人稱代數複數的後綴，在閩語區中只見於大田和閩北。沿海閩南語的「阮」如廈門 /gun<sup>3</sup>/、潮陽 /uan<sup>3</sup>/ 則來自「我儂」的合音 (梅祖麟 1999: 2-5)<sup>[37]</sup>。

這些詞的來源給確認了以後，我們便要討論它們如何進入大田話中。就是這些詞、和前面討論過的音韻合併，使大田話走上了一條和其他閩南語方言不一樣的發展道路。

### 3.4 大田話中閩東底層和閩中底層的形成

大田話是一種閩南語，這點已在本文第 2 節得到確認。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麼樣看待那些來源於閩東語和閩中語的成分？毫無疑問，那是語言接觸的結果。語言接觸有兩種基本的形式：「借用」(borrowing) 和「轉用引發的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這兩種的形式的主要差異在於受語 (recipient language) 是否保持、以及「不完全學習」(imperfect learning) 效應是否出現 (Thomason 2001)<sup>[38]</sup>。簡單來說，借用是外來語 (=L2) 成分被某種語言 (=L1) 的使用者併入該語言社團的母語中。在接觸的過程中，這個語言社團的母語 (即受語) 會得到維持，只是由於吸收了外來成分而發生變化。它不牽涉到語言轉用的問題，所以不會出現「不完全學習」效應。借用一般從詞彙成分 (尤其是文化詞和非基本詞) 開始，然後逐步擴展至句法成分和音系。這種 L2 影響 L1 的接觸，會形成頂層影響。至於轉用引發的干擾 (或簡稱「轉用干擾」)，是指在轉用的過程中語言使用者將其母語 (=L1) 的特徵帶入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L2) 中。這種干擾導源於語言社團在轉用目標語時對目標語的「不完全學習」。當轉用社團由於「不完全學習」所形成的「錯誤」被目標語的原來使用者所吸收時，那些「錯誤」就會擴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目標語裡去。轉用干擾一般始於音系和句法成分，然後才擴展到詞彙部分 (以上參考了吳福祥 2007<sup>[39]</sup>、沈鍾偉 2007<sup>[40]</sup> 和 LaPolla 2009<sup>[41]</sup> 的說明)。這種 L1 影響 L2 的接觸，會導致底層影響。我們有理由相信：大田話的形成，涉及語言轉用因素。根據本文的推斷，大田曾經是閩

東語區或閩中語區，後來由於某些因素，當地居民改說閩南語，並在轉用的過程中把閩東和閩中的成分帶到目標語裡去。

支持採用「轉用干擾」說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從閩東、閩中遷移到大田話的詞（包括第 3.2 節和第 3.3 節的詞）裡，頗有一部分和禽畜、人體、以及稱謂有關，如「雞」、「胷」、「舌」、「犬」、「豨」、「隻囝」、「老公」、「老媽」、「脰儂囉」等等。它們恐怕很難從「借用」的角度去理解。我們不禁要問：閩南語本身已經有「狗」、「豬」這些詞，為什麼還要從別的閩語借入「犬」和「豨」？作為大姓氏的「蔡」，在閩南地區的讀音都很穩定。為什麼偏偏要向周邊閩語借用 /ts<sup>h</sup>ɛ/ (<早期的 /ts<sup>h</sup>ai/) 這個讀音？可是，如果從「轉用干擾」的角度看，這些詞便可以理解為轉用的語言社團把母語（閩東語或閩中語；=L1）特徵帶到目標語（閩南語；=L2）的結果。以往的研究已經表明，漢語中因轉用而形成的「底層詞」，很多時候都和動植物、人體和稱謂有關（參考 Bauer 1987<sup>[42]</sup>; Norman 1991b: 333-6<sup>[18]</sup>；鄧曉華、王士元 2009:§5<sup>[43]</sup> 等）。此外，大田話音系的形成，也可以通過「轉用干擾」獲得較圓滿的解釋，尤其是輔音韻尾合併的部分：原來屬於閩東語或閩中語的大田話就只有 \*-ʔ 尾和 \*-ŋ 尾。後來大田的語言社團儘管改用輔音韻尾較豐富的閩南語，但這種非閩南特徵最終還是由於「不完全學習」的緣故遺留下來，成為了大田話和其他閩南語方言的顯著區別之一。

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 大田話有兩個底層，分別來源於閩中語和閩東語。這兩個底層到底有什麼關係？它們哪一個先進入大田話中？(二) 能否給出大田話形成的相對年代？

我們對大田地區語言演變的掌握還是非常有限，因此不太可能完整地擬構出大田話形成的過程。現在只能根據知見的資料，作一些推測。大田話來自閩東語的成分比閩中語多，而且閩東語對大田話的音系構成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第 3.1.1 節、第 3.1.3 節和 3.1.4 節的內容）。相對地，閩中語對大田話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詞彙方面。合理的推測是：來自閩中語的底層，形成的時間比來自閩東語的底層早。由於經歷了兩次「轉用」（閩中 > 閩東；閩東 > 閩南），閩中語的成分在大田話中磨損得比較厲害，到現在只剩下「豨」、「舌」等幾個較不容易被代替的詞語。另一方面，源自閩東語的成分在大田話發展的過程中只經過一次「轉用」，磨損自然較少，對目標語（即閩南語）的影響範圍也比較大。從另一個角度看，大田地區最初流行的應該是一種閩中語，後來它被閩東語所取代。那種閩東語吸收了像「豨」這種閩中語成分，作為底層。最後大田的閩東語社團改用了閩南語。就是這樣，閩中語的成分便隨著轉用和閩東語的成分一起被帶到新的目標語去。以上的過程看上去好像殊不簡單，但事實可能比我們的推測來得更複雜。我們知道，大田話也有若干來自客語的成分（張光宇 1996:158<sup>[28]</sup>；張雙慶、徐睿淵 2010:111-3<sup>[34]</sup>）。那些成分到底什麼時候進入大田話中？我們並不知道。

第 3.1 節談過大田話中若干韻母和調類合併的現象，並指出那些現象可能和閩東語有關。這些音變在閩東語中發生的年代，必然比大田話「轉用」要早，不然的話大田話便不會出現「轉用干擾」。我們推測：跟閩南語接觸時，大田話（那

時候是一種含閩中底層的閩東語) 的 \*\*au 韻和 \*\*a 韵已經合併為 \*a、輔音韻尾只有 \*-ŋ 和 \*-ʔ 兩個，個別原屬第 6 調的詞併到第 5 調去，就像今天的福州話一樣。<sup>18</sup>在「轉用」的過程中，作為目標語的閩南語，其韻母系統在閩東語底層的干擾下經歷了簡化。大田話在被「轉用」為閩南語後，還陸陸續續從沿海的核心閩南語區借入詞語，如第 3.2.8 節討論過的「蛇」，肯定是晚近才借入大田話裡去的。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大概描劃出大田話形成的幾個階段：

- (i) 大田地區流行閩中語；
- (ii) 大田地區的語言社團轉用閩東語；
- (iii) 大田地區的閩東語經歷了 \*\*au > \*a、鼻音韻尾及塞音韻尾合併等音變；
- (iv) 大田地區的語言社團轉用閩南語；
- (v) 「蛇」等詞從沿海閩南語借入大田話中。

作為閩南語一支的大田話，到了階段 (iv) 才算正式確立。

#### 4. 大田話與其他閩南語方言的關係

這一節主要探討大田話和福建地區其他閩南語方言的關係。希望透過比較，可以知道大田話在閩南語中的位置。

##### 4.1 大田話與龍岩話、漳平話的關係

在去聲的處理上，大田話和同處閩南邊緣區的龍岩話、漳平（永福）話頗有相似的地方（下面或把這個現象稱為「去聲歸併」）。<sup>19</sup>這可以分開兩部分作論述。首先，「大」、「二」、「命」等原來唸第 6 調的詞，在大田話和龍岩話裡唸第 1 調，在漳平話裡唸第 2 調。也就是說，幾種閩南語方言之間可以建立起下面這種調類對應關係：

- 對應 (3): 大田 1: 龍岩 1: 漳平 2: 廈門 6 (如「大」)

獨立的第 6 調，在大田話裡已經沒有了，但在龍岩話和漳平話裡依然存在，只是轄字不多。<sup>20</sup>廈門話的第 6 調則大抵維持了原始語時期的內容。

另一個和去聲相關的行為在第 3.1.5 節已略作介紹。「墓」、「樹」、「鼻」等原來也是唸第 6 調的詞，在三種方言中都併入第 5 調。那些詞在閩南語方言中的調

<sup>18</sup> 原始閩東語應該有 \*-p, \*-t, \*-k, \*-m, \*-n, \*-ŋ 六個輔音韻尾，參考寧德話的音系。跟大田話發生接觸的那種閩東語，輔尾已經簡化，屬於福州話那種類型。

<sup>19</sup> 這三個城市幾乎處於同一條直線上。龍岩處於西南方，中間（稍為偏近於龍岩）的是漳平，東北方的是大田。

<sup>20</sup> 林德威 (Branner 1999:52)<sup>[3]</sup> 認為龍岩話根本沒有第 6 調。原來屬第 6 調的詞大致都歸到第 1 調去。這個觀察恐怕是有問題的。無論是陳章太、李如龍 (1991)<sup>[7]</sup> 的記錄、抑或是我們的語料，龍岩話都有獨立的第 6 調，只是它的調值 (55) 和第 1 調 (45) 十分相近而已。

類對應如下：

- 對應 (4)：大田 5: 龍岩 5: 漳平 5: 廈門 6(如「墓」)

由於大田、龍岩和漳平在調類的對應上相當一致，而且異於廈門等核心閩南語，所以林德威 (Branner 1999:51-2)<sup>[3]</sup> 特別把這三種方言視為閩南區內一個分群 (subgroup)，稱之為「北部閩南語」(Northern Miinnan) 或「內陸閩南語」(Inland Miinan)。跟羅杰瑞 (Norman 1991a)<sup>[30]</sup> 的意見一樣，林德威認為「北部閩南語」去聲的異常對應是一種存古的表現。

要證明「北部閩南語」是閩南區內的一個分群，必須證明去聲的異常對應行為在幾種方言分支以前已經存在，各方言都承繼了祖語的特點。為了更全面瞭解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看原始閩語第 6 調中，到底有哪些詞在大田話裡唸第 1 調 (即對應 (3))：

表廿五 閩南語方言中屬對應 (3) 的詞

	大田	龍岩	漳平	廈門
大	tua <sup>1</sup>	tua <sup>1</sup>	tua <sup>2</sup>	tua <sup>6</sup>
下~落來	ha <sup>1</sup>	ɛ <sup>6</sup>	hia <sup>6</sup>	k <sup>h</sup> e <sup>6</sup>
話	bua <sup>1</sup>	ue <sup>1</sup>	gua <sup>2</sup>	ue <sup>6</sup>
路	lu <sup>1</sup>	lu <sup>6</sup>	lou <sup>2</sup>	lo <sup>6</sup>
箸	tui <sup>1</sup>	ti <sup>1</sup>	ti <sup>2</sup>	ti <sup>6</sup>
柱	tio <sup>1</sup>	t <sup>h</sup> iau <sup>6</sup>	t <sup>h</sup> iau <sup>6</sup>	t <sup>h</sup> iau <sup>6</sup>
住	tiu <sup>1</sup>	tiu <sup>1</sup>	----	tiu <sup>6</sup>
吠	pui <sup>1</sup>	pue <sup>1</sup>	pui <sup>2</sup>	pui <sup>6</sup>
妹	mŋ <sup>1</sup>	muĩ <sup>5</sup>	mĩ <sup>3</sup>	be <sup>6</sup>
帽	bɤ <sup>1</sup>	bo <sup>6</sup>	bo <sup>2</sup>	bo <sup>6</sup>
豆	tɔ <sup>1</sup>	tau <sup>6</sup>	tau <sup>2</sup>	tau <sup>6</sup>
舊	ku <sup>1</sup>	ku <sup>6</sup>	ku <sup>6</sup> ~ ku <sup>2</sup>	ku <sup>6</sup>
飼	ts <sup>h</sup> i <sup>1</sup>	ts <sup>h</sup> i <sup>5</sup>	ts <sup>h</sup> i <sup>2</sup>	ts <sup>h</sup> i <sup>6</sup>
字	tsi <sup>1</sup>	tsi <sup>1</sup>	tsi <sup>2</sup>	li <sup>6</sup>
二	li <sup>1</sup>	li <sup>1</sup>	li <sup>2</sup>	li <sup>6</sup>
賴姓~	lua <sup>1</sup>	lua <sup>1</sup>	lua <sup>2</sup>	nuã <sup>6</sup>
廟	biɤ <sup>1</sup>	miau <sup>6</sup>	bio <sup>2</sup>	bio <sup>6</sup>
慢	baŋ <sup>1</sup>	ban <sup>6</sup>	ban <sup>2</sup>	ban <sup>6</sup>
飯	pŋ <sup>1</sup>	pui <sup>1</sup>	pui <sup>2</sup>	pŋ <sup>6</sup>
縣	kŋ <sup>1</sup>	kui <sup>5</sup>	kui <sup>2</sup>	kuaĩ <sup>6</sup>
命	miã <sup>1</sup>	bia <sup>1</sup>	miã <sup>2</sup>	miã <sup>6</sup>

頌穿	$tsoŋ^1$	$ts^h oŋ^1$	$ts^h oŋ^2$	$ts^h iŋ^6$
----	----------	-------------	-------------	-------------

完全符合對應 (3) 的詞確實不少，而且很多是口語詞，像「大」、「話」、「二」、「命」等。可是，也應該注意到，漳平話和龍岩話有些詞不合對應，其中龍岩話的比較多，如「下」、「路」、「柱」、「豆」、「妹」等。漳平話「舊」的讀音值得注意。這個詞有兩個讀音： $/ku^6/$  和  $/ku^2/$ 。在漳平東北面的大田，「舊」只能讀  $/ku^1/$ ，相應於漳平的  $/ku^2/$ ；而在漳平西南面的龍岩，「舊」只有  $/ku^6/$  一讀，對應於漳平的  $/ku^6/$ 。從這個例子看，漳平話好像是介乎於大田話和龍岩話之間（地理上亦如是）。從這個方向入手，我們發現：只要大田、龍岩符合對應的（即大田 1：龍岩 1），漳平也一定符合對應（即漳平 2）；相反，大田、漳平符合對應的（即大田 1：漳平 2），龍岩卻不一定如預期讀第 1 調。這個蘊含關係非常強烈，暫時還沒找到例外。它對於我們探討「去聲歸併」的性質很有幫助。

接下來檢視一下對應 (4)：

表廿六 閩南語方言中屬對應 (4) 的詞

	大田	龍岩	漳平	廈門
露	$lu^5$	$lu^5$	$lou^5$	$lo^6$
霧	$bu^5$	$bu^6$	$bu^2$	$bu^6$
墓	$bu^5$	$mo^5$	$boŋ^5$	$bɔŋ^6$
樹	$ts^h u^5$	$ts^h iu^5$	$ts^h iu^5$	$ts^h iu^6$
鼻	$p^h i^5$	$p^h i^5$	$p^h i^5$	$p^h i^6$
面	$ben^5$	$bin^5$	$bin^5$	$bin^6$
□縫補	$t^h iŋ^5$	$t^h i^5$	$t^h i^5$	$t^h i^6$
電	$tian^5$	$tian^6$	$tian^6$	$tian^6$
願	$gan^5$	$gian^6$	$guan^6$	$guan^6$
巷	$han^5$	$han^5$	$han^5$	$han^6$
匠	$ts^h iŋ^5$	$ts^h iɔ̃^5$	$ts^h iŋ^5$	$ts^h iʊ̃^6$
夢	$ban^5$	$ban^5$	$ban^5$	$ban^6$

對應 (4) 比對應 (3) 整齊，只有三個例外：即「霧」、「電」、「願」。這三個詞龍岩話和漳平話都不合對應，沒有如預期中的讀成第 5 調。可是，我們在上文所說的蘊含關係到這裡依然適用：如果大田、龍岩符合對應規律的，漳平也都一定符合。

總括來說，大田話符合對應的詞最多，龍岩話符合對應的詞最少，漳平話則處於兩者之間。

把表廿五和表廿六合併起來考慮，我們相信大田、漳平、龍岩三種方言的「去聲歸併」，是一種區域擴散的現象。也就是說，它不能作為判斷發生學關係遠近

的指標。「歸併」的起點似乎在大田一帶，之後向西南擴散，先影響較近漳平，再波及較遠的龍岩。也就是這個緣故，三種方言調類對應數目的多寡才出現了蘊含關係。具體的過程可能是這樣的：首先，大田話在閩東語的影響下（第 3.1.5 節），「露」、「墓」、「樹」等詞從第 6 調轉到第 5 調。漳平話、龍岩話後來雖然也接受了新的讀法，但「霧」、「願」等詞始終維持在第 6 調。龍岩話這時候甚至出現了「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把個別大田話沒轉到第 5 調的詞唸成第 5 調，如表廿五的「飼」/ts<sup>hi</sup><sup>5</sup>/ 和「縣」/kūi<sup>5</sup>/。這種讀法顯然是龍岩話的自我創新。隨後大田話第 6 調併入第 1 調中，估計當時那兩個調類的調值相當接近。處於大田西南方的漳平和龍岩受到影響，也進行類似的歸併，但沒有大田那樣徹底，至少還保留了獨立的第 6 調。漳平話把原來屬第 6 調的「大」、「話」、「箸」等詞歸到第 2 調，<sup>21</sup>而龍岩話則像大田話那樣把它們歸到第 1 調。擴散的威力在漳平比較明顯，到龍岩則衰敗下來，以致出現較多滯後和例外。

本文的意見是：「去聲歸併」並不能把大田話、漳平話和龍岩話劃歸一個有效的分群。不過，三種方言之間的接觸倒是非常清晰的。

## 4.2 大田話與泉州話、漳州話的關係

福建境內的閩南語，可以粗略分為「泉州腔」和「漳州腔」(即侯精一主編 2002:225<sup>[11]</sup> 所說的「北片」和「南片」)。廈門話是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口音。那麼，大田話到底偏近於泉州話，還是漳州話？我們可以從下面四點作觀察：<sup>22</sup>

第一，原始閩南語的 \*uei 韻，在泉州話裡讀 /-ue/，在漳州話裡讀 /-e/。參考表廿七：

表廿七 原始閩南語 \*uei 韵在現代閩南語中的表現

	PSM	大田	龍岩	泉州	漳州
買	*uei	be <sup>3</sup>	bie <sup>6</sup>	bue <sup>3</sup>	be <sup>3</sup>
細	*uei	se <sup>5</sup>	se <sup>5</sup>	sue <sup>5</sup>	se <sup>5</sup>
鞋	*uei	e <sup>2</sup>	e <sup>2</sup>	ue <sup>2</sup>	e <sup>2</sup>
穢	*uei	tse <sup>1</sup>	tsie <sup>1</sup>	tsue <sup>5</sup>	tse <sup>5</sup>

大田話在這方面的表現和漳州話完全一致。龍岩話「買」和「穢」的 /-ie/ 韵是由 /-e/ 韵發展而來的。

第二，原始閩南語的 \*uə 韵，在泉州話裡讀為 /-ə/，在漳州話裡則讀為

<sup>21</sup> 為什麼漳平話不像大田話那樣，把「大」等詞轉到第 1 調去？箇中原因目前不太清楚，也許是歸併的時候，第 6 調的調值和第 2 調比較接近。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漳平話這種特殊的歸併，不能視為和大田話、龍岩話的共同創新 (shared innovation)。換句話說，漳平話「大」等詞「第 6 調 > 第 2 調」不可能追溯到「北部閩南語」的原始語階段 (假設有的話)。

<sup>22</sup> 泉州腔和漳州腔還有其他差異 (參考 Branner 1999:53<sup>[3]</sup> 等)，但這四點已足以說明問題。

/-ue/。參考表廿八：

表廿八 原始閩南語 \*uə 韻在現代閩南語中的表現

	PSM	大田	龍岩	泉州	漳州
火	*uə	hue <sup>3</sup>	hue <sup>3</sup>	hə <sup>3</sup>	hue <sup>3</sup>
皮	*uə	p <sup>h</sup> ue <sup>2</sup>	p <sup>h</sup> ue <sup>2</sup>	p <sup>h</sup> ə <sup>2</sup>	p <sup>h</sup> ue <sup>2</sup>
吹	*uə	ts <sup>h</sup> ue <sup>1</sup>	ts <sup>h</sup> e <sup>1</sup>	ts <sup>h</sup> ə <sup>1</sup>	ts <sup>h</sup> ue <sup>1</sup>
尾	*uə	bue <sup>3</sup>	bue <sup>6</sup>	bə <sup>3</sup>	bue <sup>3</sup>

大田話把「火」讀為 /hue<sup>3</sup>/，把「皮」讀為 /p<sup>h</sup>ue<sup>2</sup>/，和漳州話的唸法無異。

第三，原始閩南語的 \*in 韵和 \*iun 韵，在泉州話裡仍然保持著區別，分別讀 /-in/ 和 /-un/；漳州話則把它們合二為一，都讀 /-in/：

表廿九 原始閩南語 \*in 韵和 \*iun 韵在現代閩南語中的表現

	PSM	大田	龍岩	泉州	漳州
真	*in	tseŋ <sup>1</sup>	tsin <sup>1</sup>	tsin <sup>1</sup>	tsin <sup>1</sup>
緊	*in	keŋ <sup>3</sup>	kin <sup>3</sup>	kin <sup>3</sup>	kin <sup>3</sup>
根	*iun	keŋ <sup>1</sup>	kin <sup>1</sup>	kun <sup>1</sup>	kin <sup>1</sup>
近	*iun	keŋ <sup>4</sup>	kin <sup>6</sup>	kun <sup>4</sup>	kin <sup>6</sup>

「緊」、「根」的韻母在大田話裡都是 /-eŋ/。這個 /-eŋ/ 來自 /-in/，參考表十三。可以說，在 \*in 韵和 \*iun 韵的處理上，大田話和漳州話有相同的歸併模式。

最後一點，原始閩南語 \*uŋ 韵和 \*ŋ 韵，在泉州話裡已經相混，讀為 /-ŋ/；在漳州話裡則有所區別，源自 \*uŋ 韵的讀 /-uŋ/，源自 \*ŋ 韵的讀 /-ŋ/：

表三十 原始閩南語 \*uŋ 韵和 \*ŋ 韵在現代閩南語中的表現

	PSM	大田	龍岩	泉州	漳州
卵	*uŋ	nŋ <sup>4</sup>	n̪i <sup>6</sup>	lŋ <sup>4</sup>	luŋ <sup>6</sup>
轉	*uŋ	tŋ <sup>3</sup>	t̪i <sup>3</sup>	tŋ <sup>3</sup>	tuŋ <sup>3</sup>
郎	*ŋ	nŋ <sup>2</sup>	l̪o <sup>2</sup>	lŋ <sup>2</sup>	lŋ <sup>2</sup>
當~時	*ŋ	tŋ <sup>1</sup>	taŋ <sup>1</sup>	tŋ <sup>1</sup>	tŋ <sup>1</sup>

「卵」、「轉」二詞大田話的韻母都是 /-uŋ/，表面上和原始語的形式一樣，實際上是由 /-uŋ/ 演變而來的（參考第 3.1.4 節）。按照這樣的理解，大田話就像漳州

話一樣，保留著原始語  $*uŋ$  韻和  $*ŋ$  韵的區別。<sup>2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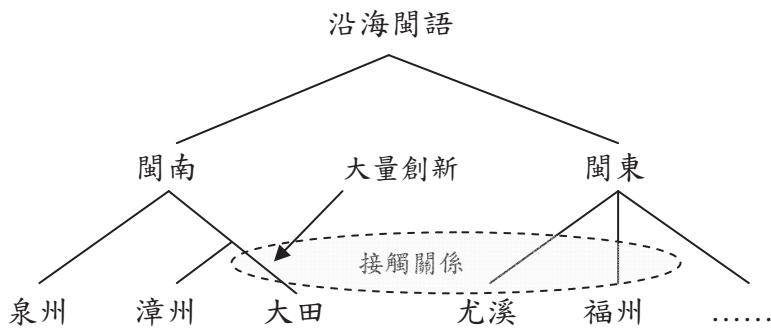
上述四點之中，第一、第二、第三點特別關鍵，因為它們都屬於創新的行為。現在看到：大田話和漳州話擁有三項共同創新 ( $*uei > /-e/$ ;  $*uə > /-ue/$ ;  $*in, *iun > /-in/$ )，大田話跟泉州話的共同創新則一項都沒有。因此可以說，大田話跟漳州的距離比較近，跟泉州話的距離比較遠。我們甚至認為，大田話跟漳州話形成分支的時間，比泉州跟漳州話形成分支的時間還要晚。因為泉州話和漳州話在音韻結構上的重要共同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大田話中找到；相反，漳州話和大田話的共同創新，有些卻沒出現在泉州話中，例如上述所提到的三點。

## 5. 結論

在傳統的認識裡，大田話就是一種「搭界方言」。它雖然毫無疑問屬於閩南語的一員，但又跟泉州、漳州等「核心閩南區」保持著相當遠的距離。許多學者也因此把大田話視為「邊緣性/過渡性/混合性閩南語」。幾項計算語言共時關係的研究（陸致極 1986<sup>[12]</sup>; Cheng 1999<sup>[13]</sup> 等），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大田話位置的印象。

本文從歷史比較的方法入手，指出大田話中許多特殊音變、以及音韻對應的不規則，都可以從閩東語或閩中語那裡找到來源，其中閩東語的影響尤大。我們認為：在大田話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最少兩次「轉用」，結果形成了一個源自閩中語的底層（主要是詞彙），以及一個面積相當可觀、源自閩東語的底層（有詞彙，也有音韻層面上的干擾）。

接下來本文談到了大田話在閩南語中的位置。大田和同處「邊緣地區」的漳平、龍岩是否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的分群？暫時不能證實。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大田話屬於漳州話那一支，<sup>24</sup>而且它從（早期）漳州話裡分離出來的時間可能相當晚，甚至在泉州、漳州分離之後，如圖二所示：



圖二 大田話在閩語中的位置（暫擬）

<sup>23</sup> 在大田話中，要是這兩個韻出現在唇音聲母後，則不能區分，如「幫」( $*ŋ$ ) 和「飯」( $*uŋ$ ) 都讀 /pŋ<sup>1</sup>/。根據陳章太、李如龍 (1991:278, 293)<sup>[7]</sup>，大田的「飯」有兩讀：/pui<sup>4</sup>/ 和 /puŋ<sup>1</sup>/。我們材料中的 /pŋ<sup>1</sup>/ 顯然是由第二種讀音發展而來的。

<sup>24</sup> 漳平話和龍岩話都屬於漳州話一支 (cf. Branner 1999)<sup>[3]</sup>，但暫時無法判斷它們在下位的具體位置。

這張圖有兩個特點：(一) 標示了大田話、漳州話和泉州話的關係。大田話不單沒出現在邊陲的位置，反而比泉州話更接近漳州話。這和傳統的認識很不一樣。(二) 標示了大田話和閩東語的接觸關係。大田話之所以和沿海閩南語的距離較遠（這其實是共時上的感覺），是因為它受到閩東語大範圍的影響（圖中所標示的「接觸關係」），以致出現大量音韻上和詞彙上的創新（就閩南語而言），而那些創新，大部分在福建地區的其他閩南語中都找不到。

本研究突顯了一個問題：共時差異和歷時差異是否有直接的關係？比如說，A、B、C三種方言，如果A、B擁有大量共時平面的差異，相反B、C的差異不明顯，是否可以說A、B分支的時間一定比B、C早？本文處理的個案告訴我們：不是。語言演變的速度，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有沒有跟周邊語言發生接觸。受接觸影響的語言，一般演變得較快 (cf. Dixon 1997:9-10)<sup>[44]</sup>。我們必須通過大量比較，才有機會還原語言發展的真相。

### 致謝

本文為研究計劃 RG003-P-12 (主持人：郭必之) 的階段性成果，該計劃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會資助。張雙慶教授提供了寶貴的語料，使本文的撰寫有了憑藉。文章初稿撰成後，先後蒙柯蔚南教授 (Professor W. South Coblin) 和鄧享璋教授惠賜意見。鍾蔚蘋同學為文稿進行了校對。筆者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 參考文獻

- [1] Norman, Jerry. 1982.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w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3.3: 543-583.
- [2] 張雙慶，萬波，1996，〈從邵武方言幾個語言特點的性質看其歸屬〉，《語言研究》1996. 1: 1-15。
- [3] Branner, David P. 199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36-83.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5.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4] Branner, David P.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5] 岩田礼，1982，〈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県での方言調査〉，《均社論叢》11: 8-28; 12: 1-32。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中文研究室。
- [6] 史皓元 (Simmons, Richard VanNess)，石汝杰，顧黔，2006，《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7]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8] 潘茂鼎，李如龍，梁玉璋，張盛裕，陳章太，1963，〈福建漢語方言分區說〉，《中國語文》1963.6: 475-495。
- [9]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 171-180。
-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
- [11] 侯精一主編，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2] 陸致極，1986，〈閩方言內部差異程度及分區的計算機聚類分析〉，《語言研究》1986. 2: 9-16。
- [13] Cheng, Chin-Chuan. 1999.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Min dialects.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229-24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4.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14] 林天送，范瑩，2010，〈閩方言的詞源統計分類〉，《語言科學》2010.6:661-669。
- [15]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4.4: 1-14.
- [16] Handel, Zev. 2010. Old Chinese and Min. *Chūgoku Gogaku* 257: 34-68.
- [17] 秋谷裕幸，韓哲夫 (Handel, Zev)，2012，〈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語言學論叢》45: 277-335。北京：商務印書館。
- [18] Norman, Jerry. 1991b.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ed. by William S-Y. Wang, 325-360.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3.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19]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20]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21]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22] 羅杰瑞 (Norman, Jerry)，2005，〈閩語中的來母字和早期漢語〉，《民族語文》2005. 4: 1-5。
- [23] Ostapirat, Weera. 2011. 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South China: the case of Chinese, Tai and Miao-Ya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CHL20 Symposium: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Position of Japanese, 30 July 201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24] 秋谷裕幸，2011，〈閩語中「來母 S 聲」的來源〉，《語言學論叢》43: 114-128。北京：商務印書館。
- [25] 張振興，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6] Lien, Chinfa. 2000. Denasalization, vocalic nasal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n Southern Min: a dialect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 Li Fang- 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281-297.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27] 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28]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 [29] 王福堂，2005，《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30] Norman, Jerry. 1991a. Nasals in Old Souther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 ed. by William G. Boltz and Michael Shapiro, 205-21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31] 秋谷裕幸，2002，〈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主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95-10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32] 李如龍，2001，〈閩方言的特徵詞〉，收錄於李如龍主編《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278-337。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33] 袁義達，張誠，2002，《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34] 張雙慶，徐睿淵，2010，〈本土閩南話詞彙比較研究〉, *Diachronic Change and Language Contact*, ed. by H-N. Samuel Cheung and Song-Hing Chang, 89-114.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2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35] 林寒生，2001，〈閩東方言的特徵詞〉，收錄於李如龍主編《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338-376。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36] 鄭曉峯，2001，《福建光澤方言》。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37] 梅祖麟，1999，〈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1-41.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14.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38]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39] 吳福祥，2007，〈關於語言接觸引發的演變〉，《民族語文》2007.2: 3-23。
- [40] 沈鍾偉，2007，〈語言轉換和方言底層〉，收錄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106-13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41] LaPolla, Randy J. 2009.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Yasuhiko Nagano, 243-253.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42] Bauer, Robert S. 1987. In search of Austro-Tai strata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8: 53-65.

- [43] 鄧曉華，王士元，2009，《中國的語言及方言的分類》。北京：中華書局。
- [44] Dixon, R.M.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